



境外 八年

一个偷越国境者的自述

沉砂·韵风

解放军出版社



ACCOUNT OF A
BORDER—STEALER

境外八年

一个偷越国境者的自述

陈 强·鹤 凤

解放军出版社

境外八年

——一个偷越国境者的自述

沉砂 韵凤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静一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875印张 290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0

ISBN 7-5065-0073-6/I·14

统一书号: 10185·198 定价: 3.00元

● 目 录

- 越境：界碑那边是雾海 (1)
- 陌生的世界 (14)
- 沈伯母如是说 (25)
-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么？ (39)
- 烟地的枪声 (45)
- 走通此路的人寥若晨星 (61)
- “官司” (72)
- 路遇强盗 (76)
- 逢场作戏：第一次和国民党特务接触 (86)
- 怅惘：孤寨母女 (105)
- “国际盗马案” (113)
- 山兵 (121)
- 台湾“国防部”和“党部”的人 (141)
- 入歧途：错！错！错！ (152)
- 奉命集结密支那 (158)
- 八莫被扣 (167)
- 神秘的杰沙茶馆 (174)
- 凄凉中的一丝温暖 (179)
- 转路来节山蚂螭箐 (185)
- 出发：南下泰国 (190)
- 国民党三军出动 (194)
- 逃兵 (199)

- 行军路上 (204)
- 横渡萨尔温江 (210)
- 幻想破灭：进入国民党三军基地 (217)
- 栖身国民党军马俊国部 (227)
- 格致湾：台湾情报局大陆工作处1920区 (235)
- 马部姑娘 (243)
- 汉人兵：野蜂下坝 (250)
- 受训——雨中受罚 (259)
- 受训——截指对抗 (265)
- 残酷的镇压 (273)
- 台湾来人：谢谢你们的酸菜汤 (284)
- 醒醒：争风吃醋和哑巴兵 (289)
- 醒醒：“军中乐园” (301)
- “共党特嫌” (309)
- 北返缅甸：艾小四贾位高部遭泰军阻截 (323)
- 无耻之尤：国民党情报组 (332)
- 打死老百姓 (343)
- 黄林：风烛残年的老兵 (351)
- 境外伢人 (357)
- 老街子扎营 (367)
- 作恶 (373)
- “战利品”：毛泽东像章 (383)
- 血债：残杀无辜火烧崖城 (393)
- 境外百姓的反抗 (403)
- 小河那边是中国 (414)
- 危机 (421)
- 最后的抉择：向东！向东！ (426)

● 越境：界碑那边是雾海

我们乡下离城较远，我长到十七八岁也才去过一次，还是小学毕业时一位老师带着去的——叫作“初次远门旅行”。说来也好笑，不过百多里的路程，却要费那么大的劲儿。可是这边离国境却很近，一个村子几乎有一半的青年到过缅甸。当时乡下的青少年听到密支那^①这个地名，就联想到那妙不可言、顾不可及的神秘的“天堂”，只有有本事的人才能到那里，凡是出过远门的人才有声望，回到家乡找个媳妇都是响当当的。

沈老板一家住在缅甸，他是我父亲在世时的好友，因交往至深，我和他至今仍有来往。他常托边民带个口信或捎上几块胰子（香皂）、土碱和一至二斤的马鹿干巴（晒干或烤干的马鹿肉）等。沈老板的大儿子沈达和我同岁，听到他也在缅甸当老板、做生意，我心里十分羡慕，就想：我又不比他少一条腿，难道他会挣钱我就不能？有朝一日我不仅要去密支那、瓦城、仰光，而且还要去石玉场、莫谷^②，甚至更远的城市。

① 密支那：靠近我国云南边境的缅甸的一个城市。

② 莫谷：缅甸的地名（此地出产红蓝宝石）。

一九六〇年初夏的一天，太阳眷恋在离山顶一竹竿高的天空上，好象那就要出嫁的姑娘非得再看一眼亲娘才上轿一样不忍离去。不知过了多少时，太阳象断了线的铁球突然坠落到西山那边。几只鸭子“嘎嘎”地叫着，呼唤着田埂那边的伙伴。它们爬上了田埂，拍动着翅膀，那“嘎嘎”的叫声就连成了一片，山响。“噢嘴——”那是牧童的吆喝，他们扬起手中的枝条，驱赶着一群群的牛一群群的羊，进村了。“咯咯咯，咯咯咯——”鸡也成群。天暗了，它们依然不肯回窝，女人们就用手抓。吃过晚饭的孩子早早来到晒谷场上，随后，作公公奶奶的老人们牵着背着那些还不甚懂事的孙儿孙女也来到晒场。孩子们拢成了圈圈，把公公奶奶敬在中间，听他们讲鬼讲神讲故事。一伙八九岁的男孩哄着冲过来：“走啦！走啦！今天晚上部队有电影罗——”

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们聚在一起打打闹闹，手中的电筒乱晃，比赛谁的电筒照得远，哪个的电筒聚光聚得又集又小。姑娘们也来了，极小心的，用手拉一拉衣角袖口，象要出场的演员一样，不能有任何不自然的表现，然后又做出一副害羞的样子，分成三三两两，怕踩烂鸡蛋似的轻手轻脚地从小伙子们身边走来走去，无事找事。只要天再黑一点，姑娘们就不再如此装模作样了。

天色已近黄昏。这四十平方公里的小坝子四周镶着连绵起伏的高山，此时似乎已分不出个中，它们融为一体，显得格外岸然。远处的灯光点点闪烁，很亮。从各村寨飘出来的炊烟聚拢在一起，风儿一吹，又袅袅婷婷地向四面散去，似一层透明的薄纱铺盖着大地。沸腾了一天的大地终于平静下来了。

我手里掂着用汽车上的断钢板打成的刀子。因为经常打磨的原因，刀口亮得象镜片一样闪闪反光。打刀的老师傅已经去世一年多了。他打的这把刀象没有发射过箭的弓一样保持着原样。屋里的光线渐渐地暗下来了。如果不是我心中有事，我早就溜出门找伙伴们去了。在这关键时刻我必须三思而后行。我从裤包中把那小纸条摸出，点上油灯，又仔细地看了一遍——

胡川弟，我从密支那回来，过几天又要下去，因为我要帮老板推销菠萝。山上家中人手少，你若想来，可以帮助做点事，我父母是高兴的。等到九月份种烟时，你自己可以经营一部分烟地，本钱我家可暂时借你。沈达。

定了！我随手将纸条往煤油灯上一扬，瞬间它就变成了一团火焰。走！今晚上下半夜我就走，等到明天天亮时我就可以走到界桩了。

纸条是前天收工时我妈递给我的。她不识字，不知其中内容。她说是一位外国傈僳族人送来的。当时老人正在给一头近二百斤重的肥猪喂食，边喂边唠叨：“你这头死猪，一胖就不想吃食了，这样好的饲料别的想吃还吃不着呢！等到哪天杀了你，就把川儿的亲事定了！”后来她又对我说：“明年如果老天保佑再喂两头卖掉，把礼钱过了，园里的楸木也砍了，做点家具，就请金老先生论个日子把姑娘接回来。我苦不得了，你们也该为我想想……”我当时想，老人就是没有远见，我才不在农村讨婆娘呢。

三号界碑就在中缅通道的大路边。过往的人不论是哪方的国民，当跨过界线时，都捋一把树叶或小草放在界址上的碑前。日久天长，过往行人放的树叶、草秆堆得竟象两座小山一样。

我已经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坡路，累得汗流浹背。一股裹着小雨的寒风从界那边吹过来，身上的汗突然变得象冰一样的凉。为了避免麻烦，我走近界碑旁，找了一块石头放在地上，倚身靠在界碑坐下来。我感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孤独和寒冷。裤子早被草水撩湿了。我如果不是就要离开国土，是不会在这里坐着的。我把蓑衣转朝胸前，竹帽的一边搭在界碑顶上。

一边是异乡国土，一边是我生长的家乡。

田里全都灌满了水，居高临下一看，象平放着的一面大镜子；公路从中穿过，象一束灰色带子紧紧地把它系在这大地上。

我今天离开这块土地，并不是因为我在这里生活了十七八年有何不堪忍受的痛苦。我离开这里是要去挣大钱。

我站起身眷恋地看着家乡，然后倒退了几步，突然感到了畏惧。我怔怔地站住了，望着界碑那边陌生的雾海。

大路好象到了尽头。路很陡，两边的小树干非常光滑，那是无数越境者用手抚摸留下的痕迹……

从莽莽原始森林中流出来的溪水汨汨地淌着。野生芭蕉象坚固的堤坎守护在森林的边缘。满身长满毛刺的荨麻叶伸展着发怒般的巴掌。

从前边不远处传来了鸡鸣狗叫声，可以看到独木小桥的那边有两头黄牛在悠闲地吃草。我把刀插入鞘内，在小桥边坐下，脱掉鞋子，洗去泥巴，又用冷水擦擦脸，捋了一下

被帽子压得乱七八糟的头发，然后脱下蓑衣，把它扔到离路旁远一点的乱石堆边。

迎面走来一位看样子是汉族的老人，他手里提着一双拖鞋。我朝他喊了声：“老人家，钢板地快到了吗？”

老人顺手一指：“前面就是了。”

钢板地——我越境后进入的第一个外国村寨。

一间草房前围园子的篱笆上挂着两条男人打的笼基^①。地上满是猪粪。檐下一扇门斜开着。屋里传出两位老妇人说话的声音。屋后还有些这样的草房，因才下过雨，房上的草还滴着水。一个穿着不及肚脐的上衣的八九岁的女孩子站在房檐下，伸出小手接房上流下来的水。小草房孤零零的，象戳在泥塘中的草人。屋前烂泥塘似的院子里搭着几根独木，该是作为“桥”行人的吧。

看着这破残的情景倒使我先前因衣着失体而产生的自卑感一扫而光。

几点泥水溅过来，回头一看，刚才遇见的老头赶着牛过来了。

“老人家，沈老板家在哪里？”我问道。

“就是这家了。你过去时注意不要踩着污水，不然脚会发痒的。”

小草房大约有十六七平方米，推开竹笆门一进去就是火塘。火塘是就地挖的一个坑，里面正烧着三根碗口粗的木柴。火塘靠柱子的一边放着一块大石头，大概是防止火旺时烧着柱子。火塘边还有一个洋铁筒，里面煮着几个未

① 笼基：围在腰部以下的一种服装，与我国傣族妇女的筒裙相似，在泰緬男女皆穿。

去皮的洋芋。砍柴刀上沾着菜叶。生锈的铁皮桶里放着一些没洗过的碗筷。门后放着一只开口的袋子，露出了粗糙发红的米。竹笆墙上挂着一截被烟火熏得发黑、落满灰尘的猪肉。墙角堆着发黄的青菜。一只竹篮子倒扣着，里边关着一只看上去还不到一斤重的小公鸡。屋内另一头横放着三只较旧的木箱，旁边还有几只胀鼓鼓的大麻袋。敞开口的包装箱里全是“补血灵”、“月月红”等药品。四根木叉搭起的一张床紧靠着房子的一头。

“伯父！”我叫了一声。没有回答。一盏昏暗的油灯放在床的中央，发黑的玻璃罩里射出了一点微弱的灯光。灯边侧身缩脚躺着一个干瘦的老头。

“你是胡川吗？”过了好一会儿，床上的老头才慢慢转了一下头，问我。

“是的。”我回答道，心想这就是抽大烟了。

“今天天气不大好，我身子不舒服，还没下过床呢，昨晚又打了一通宵麻将。”沈伯有气无力地说道。

“噢！”沈伯吹灭了床上的灯，下床拿了一个小口缸，倒上水，在火上加加温，又倒在半截褪了色的毛巾上，往两眼上沾了一下，然后顺手从火塘那边拿出一个小罐，从一个竹筒里倒出一大把茶叶放在罐里煮起来。

他一边调理着燃烧的木柴一边说：“今年生意不好，去密支那的大路不清秀^①，强盗多，货物上不来，进来的人不多。我的两袋花生、一袋砂仁都发霉了，卖不出去。从中国来的茯苓、当归也少了，有一点也不够马一驮。没有生意，天天打牌打麻将。我昨天一夜输了七百钱，现款

① 不清秀：即不安全。

输了四百，完了，连这三箱‘月月红’和‘补月灵’也抵出去了。这段时间运气不妙。前几天我赢了段老板一千多元钱，他家不服气。昨晚打麻将时，我坐的凳子是段老板婆娘坐过的，所以一晚上都没有胡过牌。是他两口子搞得鬼。刚才我叫一个傧傧送来一只小公鸡，献一献财神，开开财门。如果财门再不开，就准备开烟堂。开烟堂稳妥一些。”

濛濛细雨下个不停，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围墙篱笆的外层是用牛粪、碎草杆、泥巴合成糊上的，时间长了大都分都已脱落。风夹着雨从缝隙间透进来。火烟象故意捉弄人一样，你坐在哪边它就从哪边来。因为下雨，所以没有串门子的人，做生意的人也不来。我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也就不敢出去串。

每家的房子都是独立的，相互间的距离较远。我猜想，这样的布局可能是防止受火灾牵连，或者因为大家都是做生意的，近了怕走漏了机密。想这些有什么用呢？反正我不会在这里一辈子，呆不住就回家。只要能挣到大钱发大财，生活不习惯我也可以逆来顺受。但我是年轻人，最怕无聊和寂寞。

沈伯又拿烟杆堵住嘴不说话了。

今晚他们为什么不赌钱了？若是有赌处，我也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去押它一宝。我出来时身上还带了四十元做副业挣来的钱。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今天晚上也能赢它几百千把一本万利，这样我明天就回家，神不知鬼不觉就成了小富翁。

夜色更暗了，屋里的那盏油灯光也显得亮多了。本来也有洋油灯，但是经不住风吹。臭油灯和香油灯是很不易

点燃的，但它们不怕风吹。

小公鸡从篮子孔里探出脑袋，两只黄豆粒大小的眼睛贼溜溜的。

沈伯突然从烟床上翻爬起，趿拉着无跟的鞋子走到米袋旁，抓了一把米撒给小鸡，然后转过脸来对我说：“这只鸡是用来问财路的。用别家的鸡开自家的财路是要喂一点自家米的，不然显出的财路不准确。”

沈伯紧抱着烟枪使劲儿地吸。他的灵魂好象完全淹没在烟云中。

“怕蚊子叮你就去搞点生蒿叶子捂在火塘上，用火烟一熏蚊子就不敢来了。睡觉时把篮子上边的毯子拿下来，一个垫，一个盖，一个作枕头。”

天哪，就这样招待我过夜吗？

这里的蚊子小得出奇，眼睛很难看到它。蚊子虽小数量却多。它们向人袭来时象撒细沙一样贴满你的皮肤，一掌打下去，手掌心好象贴了芝麻籽一样。睡的虽然不是床，但我毕竟躺下了。管他的，又不是睡不好天就永远不会亮。

疲劳是不挑剔环境好坏的。梦，证实我已睡着了——爬坡赶路又累又渴，我正坐在一棵树下歇凉，忽然一大汉把我的刀夺过去，问我：你是跑外国的吗？我纵身往前跑，一不小心跌在一丛刺蓬里，刀光一闪直向我劈头砍来……一惊，我醒了。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浑身被跳蚤咬得直痒，脸上也被蚊子叮起了很多疙瘩。脚背很疼，流出了血，原来是被睡前小便时带回屋里的蚂蟥咬了个口子。

“怎么？跳蚤咬吗？石头旁的洋铁筒里还有点六六六

粉，抓一点撒上，跳蚤就不咬了。”黑暗中传来沈伯的声音。

唐僧到西天取经，路上许多妖魔鬼怪都要吃他的肉。我到国外想发点小财，谁知一夜之间就尝到了跳蚤、蚊虫、蚂蟥“海陆空”三军的厉害。

雾在黑暗中渐渐变白，从篱笆缝中可以看清院子旁的一棵椿树叶梢。半里路外的森林里的几群山猴对歌似的大叫起来，整个山林都荡起了阵阵回音。

“沈老板在吗？”三个傈僳族人身背竹篮挤进屋，说他们昨晚迷路了，瞎摸了一宿。沈伯从黑得象油毡似的被子里露出了脑袋，说：“胡川，你煮饭给他们吃，要抽烟就把烟盘抬给他们。”说完打了个喷嚏又缩进了被子里。看来这三人都都是老客了。他们一边摘着脚上的蚂蟥往火塘里丢，一边把草帘子铺好，抬过烟盘点上油灯抽起烟来。

“饭熟了，要做点什么菜？”我问。

沈伯又从被子里伸出头来，有气无力地说：“杀鸡。先洗洗手把香燃着。”

篱笆的高处平挂着一块小木板，板子上边摆了个土碗，碗中有半下香灰。我点燃香后，沈伯慢腾腾下了床，边走边说：“真灵，昨晚我做了一个梦，就知客人今天要来。”

碗里的烟缕浮动着，徐徐上升。沈伯含了一口冷水，走到门口漱漱口，又吐在自己的手掌上搓了几下，顺便在衣服上揩了揩手，从篮子里抓起那只小公鸡，走到摆香碗的吊板前跪下，两手抱鸡猫着腰扣了三下头，然后又是深深一躬。他嘴里念着些什么，或许在说他能当老板完全是靠上天的恩赐保佑，不然象他这样的连吹灯都吹不灭、骨

瘦如柴的老烟鬼怎么会有今天呢？

饭锅摆在地上，鸡肉和青菜煮在一起。我们五人就地蹲着开吃。沈伯饭量少得可怜，他舀的饭我一口都可以吃下。养活他的看来不是粮食，而是价钱很贵的大烟。

鸡头和两只鸡腿插在沈伯碗里，他象只老猫一样小心地撕着鸡头，不时用舌头舔舔手指。他撕扯开象两片百合的鸡脑勺，走到门口，两眼借着门外光亮紧盯着这两小片脑首，好象他的千财万贯就藏在这里。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叫了起来：“快快来看，财路通了！有一笔财就在门坎外面，要进门了！”

我顺他的手指处看：什么财路哟，那是脑骨上芝麻大的一小块血点。他又仔细看了下，说：“看来密支那的大路通了，不用几天，下面的客人就要到了。”言罢他把两片骨头放到香灰碗的旁边，就又上床蜷曲着身子抽起烟来。

我好象是被歹徒蒙上眼睛挟持到一个荒凉的部落里，莫名的好奇和对异国的陌生感都交织在一起了。我已在这里渡过了七八天，对这里的村规寨貌有了一些了解。这里住有三家傈僳人，七八家汉人，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迁到这里居住的。迁前，他们中有的好吃懒做，有的有偷摸行为，有的则是大烟鬼——抽大烟的认为在国内只能吃饱饭，不能抽饱烟，到这里可以象谷仓里的老鼠睡在大烟上，吃在大烟里，尽管他们已经是衣衫褴褛——但这些人大多主要是对“大跃进”不满，想临时避一下，等政策变好也挣了点钱就回家。

被风刮掉的树叶打得小屋篱笆劈啪作响，火塘里的灰和火星满屋子乱飞。凝集了多日的大雾被风吹得卷上了

山头。在一日之内好象又是第二次天亮。多日不见的阳光把小屋的长影慢慢收回。

时间在十点左右。

一个老头把卧在一个大平石上的两只小山羊赶了下去，然后他把蓑衣铺下，坐在上面，双手抱着头，下巴抵在膝盖上，象只要赖的懒猴。大平石的前面是一块菜园，菜园用木桩和树条编围着。人们有空时都喜欢到这里闲聊，更重要的是在大平石的另一侧有一间公共赌房。赌房是用山草盖的。赌房看来还挺新，比私人的住房还好——赌房用抽头钱维修。

我和当地的两个年轻人倚身趴在菜园的围栏木条上，脊背被太阳晒得象铺上了一条热毛巾。

“你们到过密支那吗？”我问身边的两个小伙子。

其中个儿高一点的回答：“没有去过。”

“这里有学校吗？”我又问。

“没什么学校。”

“那么你们识字吗？”

“不识。”读书识字有屁用？种大烟不识字还不是照种？赌钱不识字也会赌，反正是输了开钱，赢了拿钱。做生意买一文卖二文，只要不买半文就行了。赚钱谁都会，读书干屁？”他指了一下坐在平石上的老人说，“他的儿子就是读书人，现在在密支那有很多钱呢！看他爹还不是这个样子？”

“他儿子为什么不孝他，为什么不带他下密支那去呢？”我又问。

“一九五八年区里要他戒烟，他熬不住，就一个人逃了出来。到这里，他就象饿蚂蟥见血一样，一躺下来抽大烟

就起不来了。他一个人混不下去了，又不敢回国，便写信把国内的老婆儿子骗出来。后来孩子的舅舅从密支那来，把他儿子接去读书，读完书去玉石场发了财，在密支那开了个大铺子。”

我不禁动了心，就问：“他儿子捎回钱了吗？”

“捎来的，都由他妈掌管着。”

“不给老头钱抽烟，也该缝点衣服裤子给他穿呀，看他穿的又烂又脏。”

“他儿子经常给他捎回新的来，但是穿不上一天就三文不当一文的脱下来跟傈僳换烟抽了。不要说他的，就是他老婆、他姑娘的，他都偷了换烟抽。”

“你们在这里都干些什么活呢？”我转过话头。

“我们平时砍柴卖，还割马草卖给过往的老板们。”另一青年答道，“种烟的时候帮人家挖烟地，每天挣三钱烟，吃的由主人供，没事晚上跟着大人赌钱玩。”

“你们是怎么从国内来这里的？”

高一点的说：“我爹在大跃进的时候苦不得，说了一些抵触的话，自己吓了，就领着我妈我妹妹逃到这里来。”

“你们为什么不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呢？”

“我爹不敢去，那边有我爹的仇人。他们是地主，斗地主的时候我爹出过手。”

“为什么不回国呢？”

“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两家，他们都回去了。他们来过信叫我爹也回去，说家乡政策好，回去政府不追究。”

“那你爹为什么不回去？”

“我爹大烟抽上瘾了，回去怕断不了。”